

曲折离奇的爱恨情仇 神秘摄魂的离奇故事
华语文坛新天后 Nichy 重磅新作
百万粉丝狂热追捧 令人屏息 精彩十足

ye jie geng

he yue xin niang

夜桔梗 合约新娘

爱情悬疑小说



作者 / Nichy

这一段由阴谋催生的美丽情缘，能否摆脱宿命的纠缠？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

ye jie geng he yue xin niang

夜桔梗 合约新娘

—— 爱情悬疑小说 ——

作者 / Nichy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夜桔梗·合约新娘/Nichy著. -南京: 凤凰出版社,
2010.1

ISBN 978-7-80729-671-3

I.夜… II.N…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14168号

书 名 夜桔梗·合约新娘

著 者 Nichy

责任编辑 李 强

策划编辑 孟令玲

版式设计 蒋宏工作室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

出 品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北京凤凰天下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 <http://www.ppm.cn>

印 刷 廊坊市兰新雅彩印有限公司

开 本 700mm×990mm 1/16

印 张 19

字 数 330千

版 次 2010年1月第1版 2010年1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80729-671-3

定 价 29.80元

(凡印装错误可向发行部调换, 联系电话: 010-58572104)

夜
桔梗·合约新娘



第一章 四个人的婚礼·····	01
第二章 两颗心的靠近·····	36
第三章 阴谋初现·····	86
第四章 阴谋中的爱情·····	151
第五章 谁是谁的棋子·····	199

第一章 四个人的婚礼

苗璿珞站在窗前，看着楼下一辆辆宝马、奔驰，看着一辆辆黑得发亮的政府车辆，心里觉得迷茫：嫁给杨一山，嫁给那样一个家庭是对还是错？是什么样的男人会在相识第三天向她求婚？第一天见到他，风度翩翩、温文尔雅，眼神中却无丝毫的温度；第二天见到他，虽然只是惊鸿一瞥，却让她无理由地信任这个人；第二天见到他时，他晨光中的睡容宛若童话中的守护天使。

“珞珞，还有半小时婚礼就开始了，你真的想清楚了吗？杨先生的家庭，我们高攀不上。”苗卫国的声音把她拉入了现实。这是苗璿珞第一次违逆父亲的意思，也是第一次做这么没把握的决定。

“爸，相信我的判断好吗？杨一山是好人，是一个可以让我依靠的男人。”父亲的不赞同是她心中的遗憾，但无论任何人、任何事，都不会影响她结婚的决心，只是她不确定那个男人是否亦如此坚定。

“可你们认识才15天，你和康诚认识三年了……”

“爸爸，不要拿他们做比较，我和康诚已经结束了。12天之前，也许我做结婚的决定确实很冲动，但经过这些日子的相处，我想我的决定是没错的。”苗璿珞半蹲在父亲的轮椅旁，握着他粗糙的双手，“爸，我唯一的遗憾是不能挽着你的手走进礼堂，三天后请您一定要安然走出手术室！”

女儿一直是苗卫国的骄傲，虽然她自小没有母亲，却一直乖巧懂事，读书、生活、工作从不让他担心，甚至早早扛下了家庭的重担，“珞珞，是爸爸对不起你，要不是因为我的病，这些年你不会这么辛苦。三天后的手术，无论结果怎样，你都……”

“手术一定会很顺利的！”苗璿珞硬生生把眼泪逼回眼眶，父亲是她在这世上最爱的人，也是她唯一的精神支柱，她决不能失去他，决不能！苗卫国抚摸着女儿的脸颊，“珞珞，爸爸已经老了，总有一天会离开你的……”

“爸，不要这么说，你不能离开我！”苗璿路的眼泪最终还是流了下来，每个医生都说手术的成功率只有50%，这也许就是她坚持今天结婚的原因之一，因为她知道父亲最大的心愿就是亲眼看着她走入礼堂。

“珞珞，既然你坚持和杨先生结婚，那今天之后他就是你最亲的人。夫妻间难免吵架、拌嘴，你要多让着他，凡事不要太倔犟，也不要什么事都放在心里。你公公婆婆是名人，以后做事要谨慎些，不要让他们为难。”擦着女儿的眼泪，苗卫国的眼眶也红了。

敲门声打断了父女的对话，“苗先生，大厅有人在找您。”工作人员进来把苗卫国推了出去。苗璿路回到窗前，看着楼下被保安挡在门外的记者。杨一山的家庭太出名了，这次是他第一次曝光，婚礼又聚集了所有的城中名人，难怪媒体这么好奇。20多分钟后，苗璿路就不再只是苗璿路了，而是杨一山的妻子，市长家的儿媳，她不知道自己会展开怎样一段人生？

窗玻璃上映出她窈窕的身影，杨一山见到盛装的自己会是什么表情？虽然知道他并不爱女人，但苗璿路很好奇：是否能从他的眼中看到赞叹。看着桌上的新娘捧花，她的心中掠过一丝不确定。“桔梗”代表着再次降临的幸福，同时也可以代表无望的爱情，这场婚姻中注定没有爱情，但会不会有幸福？开门声打断了她的思绪，是杨一山吗？她急切地回头，看到的却是康诚。

他来干什么？苗璿路有些疑惑。那晚听到那些绝情的话，她确实恨康诚的欺骗，但是现在已经没有感觉了。也许“熟悉的陌生人”才是最完美的结局。两个月前，看到康诚、肖敏敏躺在同一张床上的那一刻，她已经对他失去了信任，考虑到父亲的病情，她原谅了他的出轨，没想到等着她的居然是又一次伤害……

“20分钟后我就是杨一山的妻子，而你是肖敏敏的丈夫，现在你要提议私奔吗？”对于康诚的话，苗璿路觉得很可笑。罗密欧与朱丽叶有1000个私奔的理由，可他们却一个都找不到。他的急切是为了什么？为了愧疚，为了杨一山的过去吗？

过去真的那么重要吗？吸毒、打架、混黑社会……这些离苗璿路的生活很远，所以她不懂以前的杨一山为什么选择那样的生活。但现在的他善良、诚实，偶尔还有一些孩子气，她喜欢这样的他。至于同性恋，很多年前她就已经知道他和James的关系了，无性的婚姻又怎样？爱情很多时候只是奢侈品。

康诚认为是杨一山的逼迫，让苗璿路选择了婚姻。她对着曾经的未婚夫坚定地摇摇头，虽然相识才15天，但杨一山从未强迫她做任何事。他就像父亲一样，默默地陪伴着她，虽然没有爱情，却处处充满温情，这样的感觉很平和、很舒适，她只想要这种宁静的感觉。

苗璿路不明白，康诚为什么会突然强吻她。在唇与唇相遇的那一刻，她突然想起了杨一山：在星巴克中，他为她擦去嘴角的咖啡渍；阳台上，他默默抽着烟；厨房中他抓着她的手……一切的片段像电影回放一样，她忽然有一种背叛爱人的感觉，即使她是被强迫的。她一点都不希望被误会，所以不得不使用激烈的手段推开康诚，用那一巴掌迫使他冷静。

门外工作人员一遍一遍地倒计时让苗璿路越加焦急：还有5分钟婚礼就要开始了，

前未婚夫的坚持不懈，准新郎的悄然无息让她焦躁不安。最终康诚还是离开了，她又一次转向窗口，等待着她的新郎。

门被打开，“杨一山，你后悔了吗？”见到他的那一刻，问句脱口而出。

“如果你后悔了，婚礼……”

“我说过，除非你不想结婚，不然婚礼会按期举行！”杨一山的“如果”被打断了，苗璿珞斩钉截铁的回答让他放下了心中的大石。他们终于要结婚了，新娘正站在不远处的窗口。礼服是很简单的款式，合身的窄裙描绘出她完美的体态，裙摆拖曳在地，头饰在秋风中微漾，他的新娘如水中的百合一样美丽。关上门，他一步一步走过去，站立在她面前，拿出口袋中的戒指，“我们要结婚了。”执起她的手，轻轻套入中指上。

苗璿珞有些错愕，戒指不是应该在礼堂交换吗？而且结婚戒指不是应该戴在无名指吗？“婚礼的一切都是母亲准备的，除了这个戒指。”仿佛知道她的疑惑，杨一山主动做出了解释。抬起头，看着他的眼睛，瞳孔中有自己的倒影，他眼中的自己是美丽的吗？“如果你爱的不是男人，我们会相爱吗？”苗璿珞没有把心中的疑问说出口，因为她不想破坏这一刻的美好。

杨一山同样注视着将与她一起走入婚姻的女人，这个偶然出现在他生命中的女孩很快会成为他生活的一部分了！她的眼睛依然乌黑而清澈，她的鼻子小巧而秀气，她的嘴唇……口红的颜色化开了，康诚吻过她吗？她依然爱着康诚吗？

“杨先生，苗小姐，婚礼开始了。”工作人员打断了两人间的一切。在众人的陪同下，他们走出了休息室。

“等一下，你们不能结婚！”陌生的声音阻碍了他们的脚步，除了新郎，所有人把目光转向苗璿珞，脑海中描绘着各种肥皂剧的情节。苗璿珞没想到James真的会为了杨一山飞越太平洋，她不知道用什么话语来描述自己的心情，也不知道应该用什么心情面对这样的场景，只能静静地转身，淡淡地说：“我给你们5分钟。”

5分钟有多久？300秒，1/12小时？对红毯一端的苗璿珞来说，这5分钟仿佛一个世纪那么漫长。红毯的尽头只有司仪拿着话筒尴尬地站着，没有人在等她。婚礼的时间已经过了，宾客们开始窃窃私语，她身前的小花童不断地扭动着身躯，有些不耐烦了。

他会把自己丢在礼堂跟着爱人离开，还是撇下爱人，继续这场没有爱情的婚礼？主桌席上，未来婆婆的脸色应该非常难看了，爸爸的眼中是否已经充满忧虑？万一婚礼真的被取消了，那么他的心脏……苗璿珞怔怔地站着，思绪飞到了两个多月前。

那一天是康诚的生日，当她拿着蛋糕推门而入想为他庆祝生日的时候，看到的却是散落一地的衣物，还有安睡在一起的两个人，一个是她的未婚夫，而另一个是她最好的朋友。有那么一刻，她以为一切都是假的，她只是在做梦，可现实毕竟是现实，康诚的那句“珞珞，原谅我！”让她的心痛得失去了知觉。她能原谅任何事情，但是决不会原谅背叛感情的人。

苗璿珞两岁失去完整的家庭。她的母亲因婚外情背叛了她父亲、遗弃了她，那张最后的留书上写着：“……虽然你是一个好人，但你甚至不明白我给女儿取名璿珞的

含义，我不能和这样的你生活一辈子，所以我走了……”一个违背承诺的女人居然把离婚的责任归咎于丈夫没文化。还在两个月前，除了母亲，她不恨任何人，但现在，该不该恨自己的前任未婚夫和唯一的好友，她已经不知道了……

“一山在干什么？时间已经过了。”杨品泰的声音打断了她的回忆。因为苗卫国的脚骨折了，苗家没有其他男性长辈，所以今天他代替女方家长挽着儿媳走红毯。

“出了一点意外，他应该很快就到了。”爸爸两个字还是无法叫出口，但对这位未来公公，苗璿珞是有好感的。只是她不明白，这个在商圈呼风唤雨的男人看她的眼神为什么充满了不该有的感情，似乎看到的不是陌生的儿媳，而是失散多年的情人。

一阵嘈杂声后，音乐缓缓响起，抬起头，杨一山已经站在红毯的另一端。随着音乐，慢慢走上这条婚姻之路，苗璿珞发现自己开始紧张：走完这短短30米，她就是杨一山的妻子了，她的人生将完全不同。一个市长婆婆，一个企业家公公，一个失去丈夫的大嫂，一个自称为养女的王恩雅，最重要的是还有一个不爱女人的丈夫。

听到James的那句“等一下，你们不能结婚！”她觉得自己面对的不是朋友而是情敌。情敌？有情才会是敌人，她和James是敌人吗？或者说自己对杨一山有情吗？这半个月的相处，她似乎已经开始在意杨一山了，这就是情吗？如果最终他没有出现在礼台前，苗璿珞觉得自己也许会恨他，比恨康诚的背叛更多。还好他没有丢下自己，但他却丢下了James……

“对不起！”杨一山的声音很轻、很平静，看着自己的新娘，觉得有些不可思议。半个月前，他受James之托送一份结婚礼物给她，没想到半个月之后，他成了婚礼的新郎，这一场用“婚前协议”来维持的婚姻，会带给他什么？

十多天前的杨一山曾经对着那张“婚前协议”发呆，感觉自己从一个“小麻烦”陷入了一个“大麻烦”。因为外界对他性倾向的揣测，父母逼他结婚，这一个多月一直在寻找适合的人，陪他演结婚这出戏。虽然心中很明白，苗璿珞不是恰当的人选，但在他们认识的第三天早上，他居然求婚了，而且用尽各种方法引诱她答应。现在婚礼终于在进行中了，他却开始不确定了。

James，那个不知道算是他朋友还是爱人的男人，听到他即将与苗璿珞结婚的消息后，激动地骂了一句脏话，指责他乘人之危。如果不是James100%确认他是同性恋，他会怀疑这个男人是不是爱上了苗璿珞。

杨一山凝视着近在咫尺的美丽脸庞，仿佛走入一团迷雾，他越来越无法看清她，也越来越无法看清自己。James说苗璿珞需要一个爱她的男人，需要一个温暖的家，一颗温柔的心，而他需要的只是一个名为“妻子”的演员，两个需求不同的人结婚会是一场灾难。这场婚礼真的会成为两人的噩梦吗？

“如果你后悔了，现在还来得及。”他怕自己的家庭会伤害无辜的她，也怕自己无法面对婚姻的承诺。苗璿珞轻轻摇摇头，跟着司仪的指示一步一步完成着婚礼的必须流程，“现在新郎可以吻新娘了！”参加婚礼的不是政坛就是商圈的重要人士，主持人高亢的声音没有引起任何人的共鸣。苗璿珞有些懊恼，是伴娘没有把她的话转达给司仪，还是司仪忘了她的交代？James曾经说过，杨一山不会亲吻任何女性，哪怕是礼貌性的都不会。

缓缓地，她发现新郎的脸在扩大，难道……大脑还来不及反应，她的唇已经感受到对方嘴唇的温度。“康诚也是这样吻她的吗？”这是杨一山低头吻苗璿璐时唯一的想法。

“请问杨一山先生，吻男人和吻女人的感觉哪一个比较好？”一个男人，更确切地说是一个年轻男子的声音让全场鸦雀无声。

杨一山喜欢男人的传闻几乎是公开的秘密，但在婚礼上被一个年轻男子如此质询，还是让现场的气氛一下降到了冰点。虽然之前和许多不同的男人发生过关系，但他确信，自己并不认识那人。

“婚礼是为了掩盖你同性恋的真相，还是为了你母亲的政治生涯？”年轻男子试图走向他们，被工作人员架住，快速带离了现场。

“璐璐，我并不……”他的解释还未说完，苗璿璐已经摘下白纱冲下礼台。苗卫国手捂胸口，表情痛苦，“爸，你怎么了？我马上送你去医院。”全世界没有什么比父亲更重要，她已经顾不得婚礼了。

“等一下，婚礼还没结束，你不能离开，我派人送你父亲去医院。”朱孝清抓住了苗璿璐的手。“母亲！”“孝清！”杨一山和杨品泰同时出声，婚礼现场开始变得混乱。“璐璐，我没事！”苗卫国试图推开女儿抓着轮椅的手，但是女儿比他还要固执，执意送他去医院。“乖，放手，不要让你婆婆难堪。”看到父亲的情况似乎好了许多，再看看朱孝清紧绷的脸，苗璿璐松开了手，在伴娘带领下去了休息室，杨一山示意其中一个伴郎跟着去医院，自己也随之去了休息室。

“璐璐，我并不认识那个人。”站在门口试图解释一切，却又不知道如何解释，杨一山心急如焚，如果因为这次的事件让苗卫国发生什么意外，那他一定会成为苗璿璐心中的千古罪人。“我没事，你快去换衣服吧。”苗璿璐的声音平淡无波，让人无法揣摩她的情绪，杨一山更加焦急，几次想推门而入。

“如果想知道那人是谁，就到1103号房。”朱孝清站在儿子背后，似乎在对儿子说话，又似乎在对房内的儿媳说话，她的声音听似平和，却更像暴风雨前的宁静。杨一山想说什么，被父亲按住了肩膀。

年轻男子被保安扣坐在椅子上，大约20多岁，戴着帽子穿着牛仔裤，休闲外套，一副学生装扮，毫无惧色地看着一大群人的进入。“朱市长，你这么做是非法禁锢。”不等朱孝清开口，他已先声夺人。

“你是谁？有什么目的？或者说你和苗璿璐有什么关系？”

“我并不认识他。”虽然不喜欢解释，苗璿璐仍然对婆婆开了口。

“您怎么不问我和你儿子有什么关系，毕竟他才是那个经常与男人厮混的人。”面对严厉的市长，所有人都噤若寒蝉，只有那个行动仍然被控制的年轻人轻松自然。

“你现在不说，待会儿自然有人说。”朱孝清话音未落，她的助理走进来递给她一份文件，“Jaco陈，陈琰，英籍华人，23岁，海大中文系交换生，上个月入境，父母常年旅居英国……”朱市长并未往下看，按照这份资料，他没有任何与苗璿璐有交汇的地方，而自己的儿子每日做了什么，接触了什么人都会有专人向她汇报。

“既然你并不认识他们，为什么破坏婚礼？”

“你就当我无聊或者是好奇，想知道是什么样的原因迫使两个不相爱的人结婚。”虽然对着朱孝清说话，但他的眼睛却看着杨一山与苗璿璐。所有人的注意力皆在这个年轻人的身上，没有人发现接过妻子手中文件的杨品泰已经脸色大变。

“既然没什么可疑，先让一山与璐璐完成婚礼，外面的宾客都在等着。”杨品泰的话提醒了所有人。苗璿璐最后一个离开房间，门关上前的一刻，她转身看着年轻男子，缓缓出声：“我父亲刚才心脏病发作入了医院，如果这是你的目的，或者说这是你背后那个人的目的，一旦发生什么意外，不管用什么方法，我一定会找出那人，让他付出同样的代价！”

年轻男子愣了三秒，随即笑起来：“美丽的新娘，那样一个男人，那样一个家庭，你仍然选择结婚？如果你需要一个婚礼，为什么不选择别人，比如说我？”苗璿璐没有回答，只是关上了门，为什么全世界都想阻止她嫁给杨一山？她看着站在走廊等待的新郎，难道他们真的不适合结婚？

“爸爸一定会没事的。”虽然只是一句安慰，她轻轻点了下头，心中也平静了许多。礼服的裙摆很长，拖曳在走廊的地毯上，苗璿璐的高跟鞋踩住了下摆的蕾丝险些摔倒，“小心！”杨一山慌忙扶住了她的腰，瞬间两个人的距离只有0.1公分。“杨一山，为什么这么多人想阻止婚礼？”

“你后悔了吗？”见苗璿璐摇摇头，杨一山一手扶着她的腰，一手握住她提着裙摆的手，“那走吧！”

在他们身后，本该早已下楼的杨品泰看着不远处的儿子、儿媳，露出担忧的神情，“因为璐璐，一山已经改变了许多，希望不会有人想破坏这一切！”他一边自言自语，一边又一次推开了1103室的房门。

“是她让你回来的？为了什么？”保安已经在他的授意下离开，房中只有他和陈琰两人。

“你知道我是谁？”年轻男子轻轻一笑走向杨品泰，站在距离他一米远的地方，注视着他，“你说的她又指谁？”

“那些都是上一辈的恩怨，与一山和璐璐无关也与你无关。如果你执意破坏什么，那么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把你送回英国。”

“把我送回英国？用权力还是用金钱？”陈琰的神情充满讥讽，“你以为你是为他们着想吗？让一个二六岁的年轻女孩嫁给同性恋的儿子，也许你确实替你儿子考虑了，但是那女孩呢？你有没有想过这婚礼会毁了她一辈子！”

杨品泰无言以对，他看到了儿子的改变，但璐璐呢？自己曾经愧对她，难道还要让她在无性的婚姻中过一辈子吗？

“还有最后一句，关于苗璿璐，市长真的知道她的一切了吗？如果那些未知的被揭发出来，你认为她会怎么做？”门又一次被关上，杨品泰独自坐在空旷的房间中沉思着。

与此同时，在另一个礼堂，康诚的心也备受着煎熬……

他木然地看着徐徐向他走来的新娘，脸颊火辣辣地痛，心正滴着血。

几分钟前，他最爱的女人狠狠扇了他一耳光，无情地说：“离开你是一种解

脱！”解脱？这就是对他们三年恋爱的注解吗？三年来，“苗璿珞”三个字对他来说像是一种魔咒。第一眼就无法自拔地爱上了她，认定她将是自己这辈子唯一的新娘。但现在走向他的却是肖敏敏，而苗璿珞在隔壁的礼堂，嫁给了一个曾经吸毒的同性恋。短短两个月，一切都变了……

这就是出轨的代价吗？三年来他全身心爱着苗璿珞，但爱情永远没有对等的回报，未婚妻的冷淡灼烧了他滚烫的心。于是他在肖敏敏那里寻找慰藉，原以为那只是一场肉体关系，没想到现在要付出婚姻的代价，更让他痛心的是，他亲手毁了最爱的女人一生的幸福。

苗璿珞，很多人戏称她为“财女”，不但因为她爱财，更因为她的工作能力。一个26岁的年轻女孩，独力管理着近百人的工厂，周旋在尔虞我诈的商圈。康诚爱她的冷静与清灵，也恨她的冷漠与无情。在苗璿珞心中，父亲第一、金钱第二、工作第三，而他只是可有可无的人。三年来，康诚没有感受过被爱，从未觉得自己是被需要的。于是，一次次，他把身下柔情似水、曲意承欢的肖敏敏想象成爱人，依赖肉体关系缓解心中的伤痛。

难道这就是命中注定？康诚知道苗璿珞最恨背叛，没想到自己却让她亲眼见证了一次双重背叛。那日的情景他们谁都不会忘记：散落一地的衣物，赤裸的两人，一个是她的未婚夫，一个是她的事业合伙人兼好友。看着转身离开的未婚妻，他疯了似地追出去，得到的只是冷冷的一个眼神。

其实他是有机会挽回一切的，因为苗卫国的车祸，因为他心脏机能的退化，一向孝顺的苗璿珞不会忍心让父亲失望，所以他以为一切都会过去，以为他有一辈子的时间可以弥补，可现在，一切都太迟了！

事情应该从那起车祸说起。

那一天，天空下着濛濛细雨，苗璿珞从汾阳回到山市，接到的第一个电话居然是父亲出车祸入了医院，左腿骨折、轻微脑震荡。父亲被救护车送入医院，第一个联系的是康诚，她不知道应该自责还是无奈。

“珞珞，你忙就不用过来了，爸爸没事，再说还有小康照顾我。”苗卫国才50出头却已经满头白发，因为长期的日晒雨淋，他的皮肤黝黑而干枯，和雪白的床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样一个瘦小的老头就是她的父亲！苗璿珞被内疚感死死抓住了。

“爸，出了这么大的事怎么不给我打电话？为什么会被车子撞伤？”这么多年一直忙于工作，她知道自己真的忽略了父亲。

“爸爸知道你忙，我没关系，只是不小心被车子擦了一下。倒是你，快结婚的人了，不要再总顾着工作，有时间多陪陪小康。”苗璿珞瞄了一眼站在旁边的康诚，两天前的那幕依然在她眼前。

“爸爸，张医生说你的视力衰退得很厉害，这么严重的事怎么没对我和珞珞提起过？”从订婚那天开始，康诚已经改口称爸爸了。现在，苗璿珞觉得这两个字是一种十足的讽刺！

昨天她去了汾阳，去寻找她的私人助理，跟随了她八年的赵成理。在亲眼见到未婚夫出轨的同一天，她接到银行通知，她的信用卡欠款18.8万，唯一能做这件事的只有

她的私人助理。她不相信这个如亲弟弟般的人会背叛她，所以她去了他口中的家乡，结果居然是“查无此人”！也许这个世界除了父亲再也没有人值得相信了，既然没人值得相信，和谁结婚又有什么差别呢？爸爸因为糖尿病迟早会失明，何不满足他的心愿，让他亲眼看着自己结婚呢？已经一天一夜没有休息了，疲劳让苗璿珞开始胡思乱想。

“我这是老毛病了，只要你们能幸福，我就心满意足了。”老人的话像针一样扎在两人心上，谁都不知道应该说什么，单人病房中安静得只能听到呼吸声。

“康医生，主任请你过去。”推门而入的护士打破了沉默，“现在只能在这里才能找到康医生，苗伯伯真是好福气，有这么好的女婿！”护士的恭维之语让老人的脸上浮现了笑容，这笑容更加动摇着苗璿珞一贯的冷静。

“爸爸，那我先走了，等会儿再来看你，珞珞，过一会儿来我的办公室，我有话对你说。”康诚拍拍苗璿珞的肩膀，不由得让她想起他和肖敏敏躺在床上的情景。有了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更何况他们瞒着自己来往了三年，这样的人决不能原谅！

“爸爸，最近我和康诚的工作都很忙，我们想推迟一年再结婚，你觉得怎么样？”这是苗璿珞想到的最好理由，一年会发生很多事情，一年能让父亲慢慢接受他们分手的事实。

“珞珞，你和小康是不是发生什么事情了？”老人的眉头皱起，在他心中，没有什么比女儿的婚事更重要。

“没有，只是我们太忙……”

“既然没有，就赶快结婚吧，日子都定下来了，亲戚朋友也通知了。小康是难得的好孩子，而且你们都不小了，他过年都31了……”“好孩子？”苗璿珞在心中冷笑，幸好急促的手机铃声打断了苗卫国的唠叨，她去走廊讲电话。

电话是公司的小吴打的，苗璿珞已经三天没去上班了，很多文件需要她签字，既然父亲没事，明天她要去吉林谈原料的事情，看来没时间去公司了，文件只能让肖敏敏代签了。

虽然肖敏敏是大股东，但公司的每个人都知道，所有事情都是苗璿珞作决定，任何文件都需要苗璿珞的签字才是有效的，所以她很忙，忙的有时候不得不让肖敏敏假冒她的签名。这是肖敏敏这个公司持有人除了查账之外唯一的作用了。

虽然苗璿珞不想听到肖敏敏的声音，但为了公司，她还是拨出了号码。电话中很吵，估计肖敏敏不是在酒吧就是在舞厅。苗璿珞一直想不通，为什么她这么热衷于周旋在不同男人之间。

傍晚的阳光射在对面大楼的玻璃上，反射入苗璿珞的眼中，让她有些眩晕，除了在飞机上喝了一点果汁，她已经一天一夜没有进食了。“珞珞，珞珞！”模糊中听到康诚的声音，感觉有人把她抱起了。醒来时她在值班医生休息室，左手打着点滴，康诚坐在旁边看着她。“珞珞，原谅我一次，我是真心爱你的！”

康诚不明白自己的心态。前天，在苗璿珞家门口被她的冷漠冻伤了，他下决心要忘了苗璿珞，忘了这个不可能回报他同等爱情的女人，可是走到她家楼下，他就后悔了。他对自己说，虽然苗璿珞不爱他，但他是除了苗卫国以外，她唯一喜欢的男人，

如果能结婚，她还是有机会爱上他的，如果她能原谅他，那一切都是有机会的！

第二天一早，当他赶到苗璿璐家的时候，她已经去了机场，打手机，电话被掐断了。当他第三次听到“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之时，失去最爱的恐惧让他认清了现实，他不能没有苗璿璐。

很庆幸他还有最后的筹码——苗璿璐的父亲。她至今没有对父亲说出取消婚礼的决定也就意味着他还有最后的机会，苗卫国的住院，更加增加了机会的可能性。即使苗璿璐无法真心原谅他的出轨，但是为了她父亲，也许一切还有转机，只要结婚了他就还有机会。

“我要走了。”未等她拔掉点滴，康诚不顾一切地抱住她，“璿璐原谅我一次，求你了！”

“如果不想我大叫，现在马上放手！”适度的休息已经让她恢复了平日的冷静。

“璿璐，爸爸希望看着我们结婚，他的糖尿病已经越来越严重，用不了多久就会失明。还有他的心脏，情况可能不是太好……”

“爸爸的心脏怎么了？”三年前的心脏手术让苗璿璐仍然心有余悸，千万不要在这个时候有事！如果爸爸离开她，那么这个世界真的只剩她一个人了。“主任建议，如果情况允许，爸爸的心脏需要再做一次手术。”虽然对苗璿璐很残忍，但康诚很高兴看到这样的诊断结果，这是他挽回婚礼的最后机会。

三年前，同样在这家医院，他第一次看到静静凝视远方的苗璿璐时就爱上了她，但是她的冷漠与孤傲无数次伤害了他，于是他在肖敏敏那里寻找安慰，认为只要瞒着未婚妻，一切都不是问题。也许真的是得不到的才是最好的，苗璿璐的满不在乎让他爱得越来越无法自拔。无数次，他向肖敏敏提出分手，他告诉自己要做一个好丈夫，要努力让苗璿璐爱上他，无数次，他让自己失望了。

“带我去见主任。”苗璿璐的声音把康诚拉回了现实。“璿璐！只要你原谅我，让我做什么都可以，求你了！璿璐，原谅我这次。”看着康诚真诚热切的眼神，苗璿璐的心在动摇。

如果只是因为康诚，她绝不会原谅他的出轨，但面对生病的父亲，苗璿璐不忍心让他失望。父亲的眼睛很快会失明，看着她结婚一直是父亲的心愿。如果父亲的心脏不得不需要手术，那么这个时候更加不应该再刺激他。应不应该原谅康诚呢？

“我问你最后一个问题，你和肖敏敏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我什么时候和康诚开始的？”肖敏敏也在问着自己，震耳欲聋的音乐、血腥玛丽的猩红依然无法让她忘记爱情中的伤痛。她知道酒吧中很多男人在看着她，等待她滴下眼泪。爱上康诚之前她也许会找一个看着顺眼的男人，但爱上那个不该爱的男人之后，她知道自己已经不再是以前的自己了。

从刚才的电话中得知，苗卫国住院了，也就是说，康诚又和她在一起了。肖敏敏知道，从始至终康诚的眼中只有苗璿璐一人，无数次的身体纠缠，她都只是一个替代品而已。

在肖敏敏模糊的记忆中，小时候的家很小、很杂乱，但爸爸妈妈总是在她身边，会摸着她的头叫她宝贝，可随着房子越搬越大，家中的笑声越来越少，接着爸爸身边

出现了不同的阿姨，妈妈身边出现了不同的叔叔，然后她知道这个世界根本没有爱情。

在遇到康诚之前，她嬉戏在不同男人之间，只要长得帅的，她都不介意和他们one night stand，性对她来说只不过是一种生理需要，或者说是一种游戏。三年前第一次见到穿着医生袍的康诚，不可否认她被他的外貌吸引了，同时他也是第一个无视她的美丽，视线一直追随着苗璿珞的男人。

在学校的时候，苗璿珞只喜欢学习和赚钱，毕业了又只喜欢工作和赚钱，她不会爱上任何人，所以肖敏敏饶有兴趣地看着他们的爱情攻防战。可能是觉得康诚的执著很可笑，也可能是想知道自己的魅力能否浇熄男人对其他女人的爱情，肖敏敏不由自主地开始接近康诚。

第一次和康诚发生关系是什么时候？肖敏敏努力回想着。那天下着大雨，康诚拿着一大束粉红玫瑰来找苗璿珞，也活该他倒霉吧，整个上午，公司发生了很多事，让冷静的苗璿珞处在崩溃的边缘。在不恰当的时机出现的玫瑰，下场只有一个——被当面扔进垃圾桶。

最后肖敏敏把康诚带回了家，红酒、音乐、失意的男人，一切那么顺其自然。当她得意于“男人的爱情不过如此”的时候，康诚很认真地向她道歉，并且认真地对她说，他只爱苗璿珞一个人，只要她能保守秘密，他会为她做任何事。从大学到创业，看着苗璿珞为了钱拼命工作，肖敏敏觉得她既可怜又可悲。可是当康诚说出那句“只爱苗璿珞一人”时，她第一次起了嫉妒之心。

因为苗卫国的劝说，苗璿珞开始认真考虑是否要接受康诚。肖敏敏觉得自己的机会来了，只要能让他移情别恋，也就能证明她赢了，爱情什么都不是，苗璿珞永远是那个为钱而活着的可怜又可悲的人，而她肖敏敏才是最后的赢家。

没想到三年了，肖敏敏只证明了一件事：自己才是那个可怜又可悲的失败者。每次看着康诚因苗璿珞而痛苦，她的心也会跟着难过。某一次缠绵，康诚居然在床上叫着“珞珞”，自懂事，肖敏敏第一次流下了伤心的眼泪。她不得不承认，不相信爱情的自己，情不自禁爱上了深爱着好友的男人。爱上一个永远不爱自己的男人，这才是女人最大的不幸。

最后一次谈分手，她看得出康诚的态度特别坚决，甚至发誓无论苗璿珞再怎么让他伤心，他都不会做对不起她的事情，即使苗璿珞永远不会爱他，他也会爱她到永远。那个视财如命的女人为什么会得到这样的爱情？肖敏敏怎么都不明白。嫉妒心冲昏了她的头脑。

七年的友谊，她知道苗璿珞最恨背叛和欺骗，如果让她知道自己和康诚的关系，那么他们的婚礼一定会告吹。那个人说得没错，与其他一个人痛苦，不如让大家一起来尝尝苦涩的滋味。

小吴是苗璿珞的粉丝，应该说公司中绝大部分人都是苗璿珞的崇拜者。她看似不经意地自言自语那天是康诚的生日，小吴已经迫不及待地提醒苗璿珞。于是，她利用了康诚的心软，让唯一的好友见证了一次双重背叛。那天的一切，肖敏敏想伤害的是苗璿珞，可最后伤得最重的却是她自己。康诚看着甩头而去的未婚妻，毫不犹豫地

追了出去，甚至没看她一眼。

肖敏敏不懂，那个只知道工作的女人为什么有着她所没有的一切，无论是爱情，还是亲情。她说视公司为小孩，那么就让我肖敏敏亲手杀了她的小孩吧！鲜红的液体一饮而入，仿佛她正喝的是苗瓔珞的血液。

还有什么她最在乎的？她的父亲还是赵成理？只要她和康诚的婚礼取消，就能打击他的父亲吧？至于赵成理，应该永远不会出现了，因为那18.8万，因为她的一句话。肖敏敏进酒吧后第一次露出了笑脸，拿起酒保新调的酒又一次一饮而尽，苗瓔珞永远不会明白，为什么一直被视为弟弟的赵成理会背叛她。

她一杯一杯不停地喝着酒：“他说的是对的，幸福是需要不择手段才能获得的，为了自己，伤害别人又如何呢？苗瓔珞已经有够多的幸福了，分一点给我又会怎么样呢？”

“小姐，你喝醉了，需要叫你朋友来接你吗？”酒保的声音打断了肖敏敏的自言自语。“朋友？我有朋友吗？也许以前有一个，可惜现在没有了……”

“再给我一杯Bloody Mary！”为什么今天怎么喝都不醉，如果喝醉了永远不醒来多好！想着想着，顺手又拿起一杯一饮而尽。

酒精让肖敏敏的意识越来越模糊，她似乎回到了七年前：财大校门口，两个年轻的女孩在争执。开车的女孩不小心撞倒了骑车的女孩，她拿出了三张100元钞票，骑车的女孩扔回了其中两张，执意要开车的女孩道歉……

寝室楼门口，两个晚归的女孩一起哀求宿管阿姨开门放她们进去；水房中，两个穿着睡衣的女孩一起唱歌、一起洗衣服；其中一个女孩在家中受了什么委屈，或者见了什么不该见的事，另一个女孩总是会在旁边安慰她……

还有三年前，两人一起买下了现在的公司，那个永远认真工作的女孩一手扛下了所有工作，从最初的亏本到现在的初具规模，她们已经赚了同龄人想都不敢想的金钱……

为什么我会记得这些无聊的事情？肖敏敏的眼泪如断了线的珍珠，最后的意识在慢慢消失中，两个男人走过来，扶起了她。

“你们是谁，要干什么？救命啊！”这是飘荡在嘈杂的酒吧中最后的女声，可惜这微弱的声音被巨大的音乐淹没了，没人注意……

应该原谅康诚吗？听了他与肖敏敏的过去，苗瓔珞仍然有些犹豫。父亲希望他们结婚，而且她总是要嫁人的，可是他这一次出轨难保不会有下次，自己最难忍受背叛和欺骗，但对于父亲，能接受突然取消婚礼的消息吗？“反正一开始接受康诚也是为了爸爸，现在再接受一次又如何呢？”说服了自己事情就变得简单多了。医院中，苗瓔珞和康诚尽心照顾着苗卫国，公司仍然维持着正常运作，肖敏敏不见人影，但仍然和公司的秘书保有联系。苗瓔珞打算尽快筹钱买下肖敏敏手上70%的股份，虽然并不知道肖敏敏肯不肯放手。

一个月就这样过去了，苗瓔珞更加忙碌了，只要一切顺利这样的忙碌也是值得的。她安慰着自己，推门走入父亲的病房。很久没见的肖敏敏居然站在父亲的病床前。

“爸，我来了。”看着父亲阴沉的脸色，一股不祥的预感袭上她心头。

“珞珞，求求你，把康诚还给我吧！孩子不能没有父亲。”苗璿珞还没有反应过来，肖敏敏已经跪倒在病床前了。“我怀孕了，医生说我的身体不适合做流产手术，我不能让我的孩子成为私生子。”肖敏敏哭得梨花带雨。

“你确定孩子是康诚的吗？”“住口！”苗璿珞的话音未落，苗卫国喝止了她。“敏敏是你最好的朋友，你居然说出这样的话。”

“苗伯伯，你不要怪珞珞，一切都是我的错，我不应该爱上康诚，更不应该怀了他的孩子。我本来想偷偷打掉孩子，可是医生说那样可能导致我永远不孕，我也不想这样的……”苗璿珞来不及辩白，肖敏敏已经抢去了她说话的机会。

“珞珞，你一定要原谅我！我知道你们要结婚了，所以那天我去找康诚是真心谈分手的，可最后我们情不自禁，真的只是情不自禁，我们不想对不起你，我真的很爱康诚……”

“你亲眼见到敏敏和小康在一起？”苗卫国转头问女儿。

“是，但那不代表什么，康诚……”

“你为什么答应和康诚结婚，是不是像敏敏说的那样，是因为我希望你们结婚？”苗卫国打断了女儿的解释，他从来不知道原来女儿并不爱康诚，答应结婚只是想哄他开心，现在肖敏敏怀着孩子找上门，事情怎么会发展成这样！

苗璿珞不知道怎样向父亲解释，她现在唯一想做的是阻止康诚带着他的父母来医院。今天是双方家长见面的日子。因为大家都很忙，上次订婚办得很简单，并没请他父母参加。如果让康诚的父母知道儿子让其他女人怀孕了，事情就真的没有任何转机了。虽然她至今都无法真正原谅康诚的出轨，但也不会因为肖敏敏一句话就相信她怀了康诚的孩子。

肖敏敏虽然爱玩却一直很小心，不但有吃避孕药的习惯而且随身携带避孕套。康诚本身是医生，除非他想，不然是不可能让别人怀孕的。肖敏敏怀孕是真是假？她的目的何在？毁了康诚的婚礼吗？苗璿珞还没想明白肖敏敏的目的，康诚的声音从门外传来，看来一切都太迟了。

“爸妈，珞珞的爸爸出了车祸，一时不能出院，所以带你们来病房……”康诚的声音在见到肖敏敏那刻戛然而止。苗璿珞不想再做最后的挣扎了，看肖敏敏演完最后的一出戏，弄清她的目的再做打算吧！

“康诚，你怎么来了？”肖敏敏站起来，擦擦眼泪，“这是伯父、伯母吧，你们好，我是肖敏敏。”说着，她的眼泪又滴了下来。苗璿珞在心中冷笑，一直知道她的专长就是扮柔弱搏同情，没想到已经到了如此出神入化的境地。

“敏敏，你怎么在这里？”康诚问的是肖敏敏，却看着苗璿珞寻求答案，苗璿珞别开脸，一声不吭。

“小康，你明知道敏敏是珞珞最好的朋友，居然做出这样的事，你对得起珞珞，对得起敏敏吗？”

“苗伯伯，你不要怪康诚，一切都是我的错，是我太爱康诚了。一年，不，9个月！只要9个月，一旦孩子出生，我马上把康诚还给珞珞。我知道康诚只爱珞珞，他不

能没有珞珞。”说着说着她泪如雨下。

“你这浑小子，马上要和珞珞结婚了，居然让其他女人怀孕！”康大川声如洪钟，他是灵川市知名的农民企业家，正直、刚毅。“康伯伯，你不要责怪康诚，一切都是我的错，是我太爱他了……”以退为进，肖敏敏曾经用这招打败过无数的情敌。

苗璿珞明白事情已经到了无法挽回的地步，她的父亲已经对她和康诚失望了，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祈祷肖敏敏没有怀孕，不然没人知道事情会如何发展！苗璿珞偷偷按了医院的护士铃，希望陌生人的进入可以让康诚带走他的父母，而她需要和肖敏敏谈一下，看她的最终目的是什么。

结果推门而入的不是护士，而是肖敏敏的父亲。“敏敏，你怎么到这里来了，医生说你身体虚弱，不能哭。”肖文斌试图拉走肖敏敏，“肖伯伯，这到底怎么回事？敏敏怎么会怀了我的孩子？”康诚似乎刚刚从震惊中醒过来。

肖文斌右手一拳打在康诚的左脸上，“敏敏肚子里的孩子你不要，我要！”他转向女儿，“敏敏，不要求他们，孩子没有父亲，还有我这个外公，我和你妈会好好照顾你们母子的。”肖文斌搂住肖敏敏走了出去，“可是康诚是孩子的父亲啊！”很无辜的女声。“你还不快去问清楚怎么回事！”康诚听从康大川的话追了出去，康大川夫妇随之跟了出去。

好一场父慈女孝！苗璿珞在心中感叹，可据她所知，肖敏敏的父亲自从生意成功之后，身边永远女人不断，从来不理她们母女，之后她母亲为了报复，也不停地和男人约会，肖敏敏无数次说过自己什么都没有，唯一有的就是金钱，没想到今天，风流的老头突然变成慈父了。

电梯口，康诚追上了肖敏敏，“肖伯伯，敏敏，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在女儿的暗示下，肖文斌走入了电梯，“康诚，我们需要认真谈一下。”肖敏敏的声音已经不复刚才的柔弱。“好，你在医院外面的咖啡厅等我，我安顿了爸妈马上去找你。”康诚转身走向父母，把他们送入了医生休息室，又直奔苗卫国的病房。

已经走入电梯的肖敏敏又走了出来，看着康诚的背影，“你就这么放不下苗璿珞？那我就必须毁了她！今天只是一个开始！”肖敏敏露出了绝美的笑容，诡异且无情。

看着康诚紧紧握着苗璿珞的手，肖敏敏更加坚定了自己报复的决心。“康诚，我怀孕了，你打算怎么办？”

“敏敏，我是医生，那天你受孕的概率是非常低的。”

肖敏敏站起来，“啪”一巴掌打在康诚的脸上，“这巴掌是替孩子打你的，如果你不想承认，再过几个月可以去验DNA，但在那之前你们不能结婚。我想我的要求并不过分！”

“肖敏敏，我们认识七年了，不管孩子是不是康诚的，你最终的目的是什么？今天，你父亲都出现了，你的目的绝对不止是拖延我们的婚期这么简单吧？”苗璿珞实在想不明白肖敏敏想干什么，如果只是想拆散她和康诚，没必要如此劳师动众。

“我能有什么目的，既然你不爱康诚，那么就由我和孩子来爱他，你给不起的爱情，我给得起。现在，你父亲再也不会逼你嫁康诚，你不是应该如释重负了吗，不是